

綱目前編

十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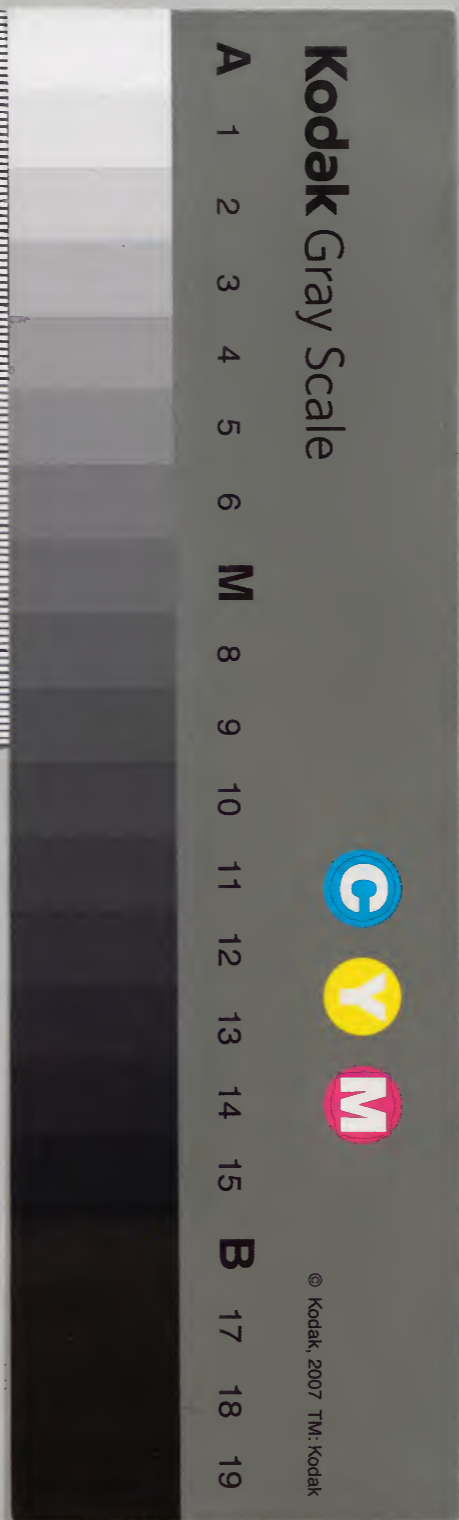


|       |   |      |
|-------|---|------|
| 一     | 二 | 漢書門類 |
| 二     | 一 |      |
| 九     | 八 |      |
| 九     | 八 |      |
| 五     | 五 |      |
| 冊架函號類 |   |      |

|      |   |    |
|------|---|----|
| 三    | 二 | 漢書 |
| 四    | 一 |    |
| 函    | 八 |    |
| 一    | 五 |    |
| 二    | 五 |    |
| 架冊號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185   |
| 冊數   | 12 ( 5 ) |
| 函號   | 284 42   |

五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

漢草文庫

甲戌周宣王元年

楚熊霜元年

周公召公輔政

命秦仲為大夫討西戎

秦紀曰王室衰弱西戎久叛宣王

即位乃命秦仲率其國人往征之

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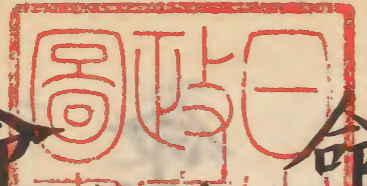
語詳詩小雅六月篇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朱子曰成康既

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

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

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大



作歌以叙其事

燕惠侯薨

在位三十七年

子莊嗣

乙亥二年

燕僖侯元年

早

命方叔將兵南征荆蠻

語詳詩小雅采芑篇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

觀此二詩可見矣

遣召穆公虎帥師伐淮南之夷

語詳詩大雅江漢篇

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興衰撥亂余召公平淮夷

王自將親征淮北徐夷

語詳詩大雅常武篇

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朱子曰江漢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常武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人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魯貞公薨弟敖立是為武公

魯世家曰魏公潰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貞公濞立至是卒弟敖

立嗣

曹公子蘇弑其君幽伯而自立是為戴伯幽伯在位九年遇弑

丙三年魯武公元年齊武公薨在位二十年子無忌

嗣是為厲公

命蹶父撫北土以封韓侯語詳詩大雅韓奕篇

詩傳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時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於王也

丁丑四年齊厲公命召虎營謝邑以封申伯語詳詩小

雅黍苗及大雅崧高篇

黍苗箋曰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崧高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軒按朱子謂黍苗乃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謂崧高為尹吉甫送申伯之

詩因以見宣王中與之業二說皆得詩人之意

戊寅五年大旱胡氏大記連年書旱

晉僖侯薨在位十年子籍嗣

命樊侯仲山甫宣命于四方城齊詩序曰大雅烝民篇

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己卯六年晉獻侯大旱王側身修行語詳詩大雅雲漢篇

史記曰自二年不雨至於六年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

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詩以美之

秦仲伐西戎死之在位十九年王命其子莊復伐戎

破之

秦紀曰西戎殺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朱子曰秦人之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

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淫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實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 楚熊霜卒

在位十一年

### 弟熊狗立

楚世家曰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亾避難於濮而其少弟季狗嗣位是為熊狗

庚辰七年

秦莊公元年  
楚熊狗元年

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畋獵講武

詳語

詩小雅車攻吉日篇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田也○朱子曰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車攻吉日以美之○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師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

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壬午九年更作宮室既成雅斯于篇

詩序曰斯于宣王考室也○朱子曰舊說厲主既流於彘宮室圯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故詩人歌其事因以頌禱之也

癸未十年安集流民語詳詩小雅鴻雁篇

詩序曰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矜又作鰥同古頑反

乙酉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子括戲見王王

命戲為魯世子

國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侯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王不籍千畝

史記曰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修籍於  
千畝○國語曰王不籍千畝魏文公諫曰不  
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染盛於是乎出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  
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宮古者大史順  
時覲土陽瘴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  
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  
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  
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  
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  
祗祓監晨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  
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  
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宮御事

各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食禮及期鬱人薦  
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食禮乃行百吏庶民畢  
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  
王王敬從之王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于千  
畝其耒耨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  
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  
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音官以省  
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  
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  
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農  
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  
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  
之王則大狗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  
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罽不解于時財用



不<sub>一</sub>乏<sub>二</sub>民<sub>三</sub>用<sub>四</sub>和<sub>五</sub>同<sub>六</sub>是<sub>七</sub>時<sub>八</sub>也<sub>九</sub>王<sub>十</sub>事<sub>十一</sub>推<sub>十二</sub>農<sub>十三</sub>是<sub>十四</sub>務<sub>十五</sub>無<sub>十六</sub>有<sub>十七</sub>求<sub>十八</sub>利<sub>十九</sub>於<sub>二十</sub>其<sub>二十一</sub>官<sub>二十二</sub>以<sub>二十三</sub>干<sub>二十四</sub>農<sub>二十五</sub>功<sub>二十六</sub>三<sub>二十七</sub>時<sub>二十八</sub>務<sub>二十九</sub>農<sub>三十</sub>而<sub>三十一</sub>一<sub>三十二</sub>時<sub>三十三</sub>講<sub>三十四</sub>武<sub>三十五</sub>故<sub>三十六</sub>征<sub>三十七</sub>則<sub>三十八</sub>有<sub>三十九</sub>威<sub>四十</sub>守<sub>四十一</sub>則<sub>四十二</sub>有<sub>四十三</sub>財<sub>四十四</sub>若<sub>四十五</sub>是<sub>四十六</sub>則<sub>四十七</sub>能<sub>四十八</sub>媚<sub>四十九</sub>於<sub>五十</sub>神<sub>五十一</sub>而<sub>五十二</sub>和<sub>五十三</sub>於<sub>五十四</sub>民<sub>五十五</sub>矣<sub>五十六</sub>則<sub>五十七</sub>享<sub>五十八</sub>祀<sub>五十九</sub>時<sub>六十</sub>至<sub>六十一</sub>而<sub>六十二</sub>布<sub>六十三</sub>施<sub>六十四</sub>優<sub>六十五</sub>裕<sub>六十六</sub>也<sub>六十七</sub>今<sub>六十八</sub>天<sub>六十九</sub>子<sub>七十</sub>欲<sub>七十一</sub>修<sub>七十二</sub>先<sub>七十三</sub>王<sub>七十四</sub>之<sub>七十五</sub>緒<sub>七十六</sub>而<sub>七十七</sub>棄<sub>七十八</sub>其<sub>七十九</sub>大<sub>八十</sub>功<sub>八十一</sub>匱<sub>八十二</sub>神<sub>八十三</sub>乏<sub>八十四</sub>祀<sub>八十五</sub>而<sub>八十六</sub>困<sub>八十七</sub>民<sub>八十八</sub>之<sub>八十九</sub>財<sub>九十</sub>將<sub>九十一</sub>何<sub>九十二</sub>以<sub>九十三</sub>求<sub>九十四</sub>福<sub>九十五</sub>用<sub>九十六</sub>民<sub>九十七</sub>王<sub>九十八</sub>弗<sub>九十九</sub>聽<sub>一百</sub>○韋<sub>一百零一</sub>昭<sub>一百零二</sub>曰<sub>一百零三</sub>農<sub>一百零四</sub>祥<sub>一百零五</sub>房<sub>一百零六</sub>星<sub>一百零七</sub>也<sub>一百零八</sub>立<sub>一百零九</sub>春<sub>一百一十</sub>之<sub>一百一十一</sub>日<sub>一百一十二</sub>晨<sub>一百一十三</sub>中<sub>一百一十四</sub>於<sub>一百一十五</sub>午<sub>一百一十六</sub>農<sub>一百一十七</sub>事<sub>一百一十八</sub>之<sub>一百一十九</sub>候<sub>一百二十</sub>故<sub>一百二十一</sub>曰<sub>一百二十二</sub>農<sub>一百二十三</sub>祥<sub>一百二十四</sub>天<sub>一百二十五</sub>廟<sub>一百二十六</sub>營<sub>一百二十七</sub>室<sub>一百二十八</sub>也<sub>一百二十九</sub>孟<sub>一百三十</sub>春<sub>一百三十一</sub>日<sub>一百三十二</sub>月<sub>一百三十三</sub>會<sub>一百三十四</sub>於<sub>一百三十五</sub>營<sub>一百三十六</sub>室<sub>一百三十七</sub>○<sub>一百三十八</sub>覲<sub>一百三十九</sub>音<sub>一百四十</sub>陌<sub>一百四十一</sub>相<sub>一百四十二</sub>視<sub>一百四十三</sub>也<sub>一百四十四</sub>瘳<sub>一百四十五</sub>○<sub>一百四十六</sub>丁<sub>一百四十七</sub>依<sub>一百四十八</sub>反<sub>一百四十九</sub>撥<sub>一百五十</sub>音<sub>一百五十一</sub>鉢<sub>一百五十二</sub>又<sub>一百五十三</sub>音<sub>一百五十四</sub>伐<sub>一百五十五</sub>○<sub>一百五十六</sub>魯<sub>一百五十七</sub>武<sub>一百五十八</sub>公<sub>一百五十九</sub>薨<sub>一百六十</sub>在<sub>一百六十一</sub>位<sub>一百六十二</sub>戲<sub>一百六十三</sub>立<sub>一百六十四</sub>懿<sub>一百六十五</sub>公<sub>一百六十六</sub>是<sub>一百六十七</sub>為<sub>一百六十八</sub>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赤

魯武公薨在位戲立懿公

是為文公厲公在位十二年遇弒討誅弒君之黨七十人

世家曰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討誅殺厲公者之黨七十人

子戊十有五年衛釐侯薨在位十四年少子和嗣武公

衛世家曰釐侯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傍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復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稽古錄曰衛僖侯薨太子共伯早死立其弟和○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

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蘇氏古史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遼之事，未可遽以誣之。且詩序言共伯早死，初無篡奪之文，故史遷所載疑而不錄。○子王子曰：武公少年奪遼之罪，晚年進修之功，功罪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於其父，好施養士，士以是置共伯於死，以成武公之立，則或有之。為法受惡，武公不能無罪。其後共姜堅自誓之操，武公亦有修革之學。復康叔之政，輸定難之忠，晚年所至，稱為睿聖，是真有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以老少相掩也。

巳 十有六年 衛武公元年 晉獻侯薨 在位十一年 子費生

嗣 是為穆侯 徙都于絳

庚 十有七年 晉穆侯元年

辛 十有八年 蔡夷侯薨 在位二十六年 子所事嗣 是為僖侯

壬 十有九年 蔡僖侯元年

甲 二十有一年 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弑其君

懿公而自立 懿公在位十年遇弑

乙未二十有二年鄭桓公元年王后姜氏脫簪珥

### 諫王王勤政中興

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

文武之迹與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稽古錄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用賢使能群臣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周室中興焉

### 封弟友于鄭

世家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之少子而宣王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有二年友初封于鄭○前編曰鄭本西周畿內采邑其後東徙國于鄆虢之間為鄭又其遺民南保漢中為南鄭

丙申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生太子仇

丁酉二十有四年齊文公薨在位十年子說嗣成是為公

二十有五年齊成公元年

己亥二十有六年晉侯帥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

左氏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前編曰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異日受平王和鬯圭瓚之命兄

固未遽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至奪宗故後人服其先見併記其初命名之言云

庚子二十有七年宋惠公薨在位三年子嗣是為公

二十有八年宋哀公元年宋哀公薨在位一年子嗣是為

楚熊徇卒在位七年子熊罅嗣

壬寅二十有九年宋戴公元年

癸卯三十年有馬化為人

通志曰周宣王三十年有  
馬化為人。有兒舞於鎬京。

乙巳三十有二年春討魯伯御伏誅立懿公之弟

稱是為孝公魯伯御篡立十一年

國語曰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  
世家曰宣王伐魯殺伯御問魯公子能導訓  
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王  
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  
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  
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  
於夷宮

陳僖公薨在位十五年子靈嗣是為武公

曹戴伯薨在位十九年子兕嗣是為惠公

有羊化為狐

丙午三十有三年魯孝公陳武公齊成公薨在位九年

子贖嗣是為莊公

丁未三十有四年齊莊公元年發兵征獫狁

庚戌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在位十三年子嗣是為頃侯

楚熊罥卒

在位九年

子熊儀嗣

是為若敖

下民失所流離

語詳詩小雅黃鳥篇

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至他國不若故鄉故思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辛亥

三十有八年

燕頃侯元年楚若敖元年

三十有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詳語

詩小雅祈父篇

朱子曰祈父詩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詩○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通志曰宣王三十九年與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王御奄父曰公仲脫王奄父者趙造父六世孫也○前編曰不籍千畝天子之籍田也此千畝乃地名也

癸丑 四十年料民于大原

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

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畜協民姓司徒協  
旅司寇協其牧協職二協革場協入廩協出  
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是  
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按于農隙耨獲亦  
於籍猶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  
又何料焉不為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  
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  
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  
於後嗣王卒料  
之及函王乃滅

甲寅 四十有一年 征 戎破之

丙辰 四十有二年 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

史記曰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  
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  
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  
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  
易則死儒曰士不在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  
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殺杜伯  
左儒死之○春秋傳注曰杜伯為  
宣王大夫王殺之其子隰叔奔晉

晉穆侯薨在位二十七年 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丁巳 四十有四年 晉殤叔元年

己未 四十有六年 王崩太子湫即位是為

前編曰按周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  
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粲然復興  
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籍千  
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  
畧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殺國  
亾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  
不足以興廢補弊况宣王末政止於如此  
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為無謂矣

庚申 **周幽王元年** 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自立是

文侯叔僭位四年

**陳武公薨** 在位十年 **子說嗣** 是為夷公

辛酉 **二年** 晉文侯元年 陳夷公元年

壬戌 **三年** 王嬖寵褒姒

本紀曰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  
是為褒姒幽王三年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  
伯服

**西周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

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涇渭洛三川皆震伯  
陽父曰周將亾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  
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  
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矣。夫水土演而民用，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皆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癸亥 四年陳夷公薨 在位三年 弟燮立 是為平公

秦莊公薨 在位十四年 子嗣 是為襄公

秦紀曰：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兵擊戎，讓其弟襄。

公襄公為太子 莊公卒 襄公立

衛侯和作詩悔過 因以諷王 語詳詩小雅 賓之初筵篇

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子曰：按此詩其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群臣作詩刺讒 因以諷王 諸詳詩小雅 何人斯 蘇公刺

詩序曰：巧言巷伯，刺幽王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韓氏曰：諂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諸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

有所不免故聖諛必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諛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諛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終言之禍與諛人之情狀真可謂極矣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

詩人傷時之亂征役不息作詩以刺時政語詳小

雅苕之華及何草不黃篇

輔氏曰苕之華言國家衰微時物彫耗民不聊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

征行之勞上視之如禽獸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之詩所以降為國風也

甲子 五年 陳平公元年 秦襄公元年

乙丑 六年 命伯士伐六濟之戎

通志曰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績伯士死之是時四夷交侵戎圍犬丘秦世父擊之為戎所虜歲餘復歸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語詳詩小雅交篇

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志終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月常避于日所以當食而不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實為非常之變矣

丙寅

七年用尹氏家父作詩刺之

語詳詩小雅節南山篇

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陳氏曰尹氏屬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亾故也

丁卯

八年以鄭伯友為司徒

國語曰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為大虢叔特勢郟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昌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驟歷萃君之士也若前萃後河右洛左

濟主菜驪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  
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巖  
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糾叔迺難於濮  
而蠻季糾是立遠氏將啟之禍又不克是天  
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益其先王臣聞之  
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先啟土不  
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  
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先昭四海故命之曰  
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  
成物樂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  
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  
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

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  
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  
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  
鬻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  
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鄒  
郟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  
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  
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  
足命也蠻芊蠻矣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  
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于也姜伯  
夷之後也羸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  
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  
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  
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

因也。惟謝却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諛，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禪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而能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蘇樂如一，夫如是，蘇之至也。於是

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諛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諛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童謠曰：靡弧箕服，實亾周國。適有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始有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

之禽賂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  
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  
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  
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  
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  
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  
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  
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  
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  
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  
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若如之以德可以大啟  
公曰姜姓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  
與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  
說乃東寄桴與賄虢檜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  
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  
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定天子齊  
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  
前編曰按史伯之言該矣周之士大夫大夫率  
多賢能守其職自幽厲聽用小人雖有賢士  
大夫在於其職而無救於亡甚矣君心所係  
大也史伯之言紀錄者亦或有所附會其論  
和同謂幽王不能用衆而外專於虢石艾內  
專於褒姒也其勸鄭伯寄奴於郕虢蓋陰為  
取國之計而史謂郕虢叛鄭武公伐滅之  
夫寄奴賄以誘之伺隙而取之是術也而史  
不悟何哉於是南北之形勢在鄭而  
鄭在春秋亦無世無晉楚之爭矣

莘莘國也  
菜驪山名

戊辰 九年璧褒姒任奄人

語詳詩大  
雅瞻印篇

朱子曰瞻印七章刺幽王璧褒姒  
任奄人以致禍亂也○印音仰

夏六月隕霜

語詳詩小  
雅正月篇

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朱子曰正月  
繁霜時宗周末滅以褒姒淫妬諛諂而王惑  
之知其必滅周  
也○正音政

軒按毛傳云正月夏之四月也孔疏云昭  
十七年六月朔日食左傳以此月為正月

故知正月為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  
乾用事正統陽之月也疏又云正陽之月  
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刑以致傷  
害萬物故賢者為之憂傷若建寅正月則  
固有霜矣不足憂也由是言之則幽王九  
年隕霜當依周曆書於六月而會編乃係  
之四月誤矣蓋當盛夏生長之時而隕霜  
是陰盛陽衰之變也褒姒之滅周於斯見  
矣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

為太子宜臼奔申

語詳詩小雅白  
華及小弁篇

史記曰：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柰何。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周制為烽燧，太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大舉烽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是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國亂，幽王被殺。此言幽王之亂，皆由褒姒之笑，而申后之廢，太子之奔，皆由石父之諛。此言幽王之亂，皆由褒姒之笑，而申后之廢，太子之奔，皆由石父之諛。

己巳 十年饑饉

語詳詩大雅召旻篇

朱子曰：召旻詩，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也。○劉氏曰：召旻之刺，居變雅之終，慨

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庚午 十有一年伐申，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子

驪山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

鄭世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

是為平王

史記曰：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燧徵兵，兵莫至。遂弑王驪山下，戲水，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是時晉衛秦將兵救周，平



戎○鄭世家曰犬戎殺王於驪山下并殺桓  
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衛世家  
曰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  
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秦紀曰  
幽王用褒姒廢太子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  
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而秦襄公將兵  
救周戰甚力有功○前編曰史遷不考之於  
書故晉文侯仇之功不紀○劉氏曰汲冢紀  
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于申虢公立王子余  
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與舊  
史不同○胡氏曰幽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父子夫婦之間綱常變矣欲不亡得乎當是  
時鄭伯友死于戰秦襄帥師救周力戰破戎  
衛侯和從晉侯仇合諸侯之師擊戎逐之黜  
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  
子是為平王而周之轍遂東政教號令不行  
於天  
下矣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 終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一

辛未

周平王元年

鄭武公掘突元年

遷都于東都雒邑

史記年表曰平王元年東徙雒邑○本紀曰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也是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左氏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蘇氏曰周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武王於營洛邑以居九鼎成王周公成之而周實都豐鎬今平王舉其故都而大棄之譬之富室之子孫一敗而鬻田宅又豈能自立哉凡避寇而遷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使平王收豐鎬之遺

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  
晉雖強未敢貳也秦何自霸哉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 命秦襄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

秦紀曰周辟大戎難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  
平王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  
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即有其  
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而與東諸侯  
通使聘享之禮

### 命衛侯和為公錫晉侯仇命

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  
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  
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  
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  
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通塞必於其  
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  
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  
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  
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  
間矣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  
君臣卧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  
君臣釋然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  
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鉅鬯一卣彤盧

弓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  
能通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  
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  
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  
如此周其終於東乎○前編曰按東遷之君  
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頽墮前儒固論  
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  
秦襄與戎世為不共戴天之讐其勢亦不兩  
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為已不獨為王室也平  
王以岐豐之地與之使之自取當時犬戎盤  
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  
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  
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觀其臚於郊祀則無  
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晉居河北表裏

山河是為屏輔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  
之難後有曲沃之封晉之替實自是始平王  
所望於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  
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當  
桓公敗亡之時收合餘衆已不能全又散為  
南鄭而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於申立之東  
取魏鄆以為己國此其志願已足矣獨衛武  
公之賢足以有為然觀平王戌申之志則其  
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於鄭武所以  
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於其職衛武雖賢  
其柄任未必在是况周自中葉以後其臣大  
率可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  
失民而犬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辨  
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

不奉辭伐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可以振  
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患在犬戎而不在諸  
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  
制戎固不暇矣平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依  
鄭武申好之國捨申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  
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所以不  
復中興也

### 秦祀上帝于西時

時者峙土為高也

史記曰秦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于  
西時年表曰秦立西時祠白帝○太史公曰  
余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始封  
為諸侯作西時用事帝僭端見矣禮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  
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于郊  
祀君子懼焉

### 二年魯孝公薨

在位二十八年

### 子弗湟嗣

是為惠公

### 三年

魯惠公元年

### 以鄭掘突為司徒

鄭世家曰桓公為周司徒善於其職甚得周  
衆又死於犬戎之難平王於是復命其子掘  
突續乃父之職復為司徒

甲戌

### 四年燕頃侯薨

在位二十二年

### 子嗣

是為哀侯

九年 燕哀侯 秦襄公伐戎至岐 費 在位十年 子

嗣 是為 文公

前編曰宋太宗時秦襄公冢壞得銅鼎狀方而四足銘曰天王遷洛岐豐錫公秦之函宮鼎藏於中

宋戴公 費 在位三年 子司空 嗣 是為 武公

詩序曰自微子至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者正甫得商頌十三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今存五篇

丙子 六年 秦文公元年 燕哀侯 費 在位三年 子嗣 是為 鄭侯

丁丑 七年 燕鄭侯 楚若敖 卒 在位二年 子熊坎 嗣 是為

霄 敖

戊寅 八年 楚霄 敖

巳卯 九年 蔡僖侯 費 在位四年 子興 嗣 是為 共侯

秦東徙汧渭之會

史記曰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

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之邑

庚辰十年蔡共侯元年

辛巳十有一年蔡共侯二年子嗣是為戴侯

曹惠伯費在位二十六年子石甫嗣其弟武弑之而自立

立是為穆侯

壬午十有二年蔡戴侯元年曹穆侯元年

癸未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在位十五年子揚嗣是為莊公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前編曰懿即今大雅抑詩也韋昭曰懿讀為抑侯包曰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誦是詩而不離於側董氏曰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劉氏曰周之諸侯唯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詩淇澳則見

公之可美賓筵及抑詩則見公之所修固可  
以為聖賢之徒矣風有淇澳無可疑也賓筵  
抑詩所以得入於二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  
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制音節又有  
合於大小雅乎然二詩但得列於變六詩  
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楚靈敖卒**

在位六年

**子熊煦嗣**

是為

甲 **十有四年**

衛莊公元年

**曹穆公薨**

在位二年

**子終**

**生嗣**

是為桓公

乙 **十有五年**

曹桓公元年

**秦作廊時**

子圉嗣

是為

史記秦本記曰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  
其口止於廊衍文公問於史敦敦曰此上帝  
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  
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丙 **十有六年**

陳平公薨

在位二年

**子圉嗣**

是為

丁 **十有七年**

陳文公元年

戊 **十有八年**

**秦初有史以紀事**

秦紀曰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  
化者○陳氏曰秦自秦仲至文公而後始有  
史僻遠晚興者也至於史法亦不盡循周制  
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



為歲首而秦譜宣公公初志閏月又改曆矣  
○本注云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即隱公之元  
年正月也見  
左左傳後序

巳丑 十有九年遺畿內之民戍申語詳詩王風揚之水篇

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  
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朱子曰申侯與犬  
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  
赦之賊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  
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  
而不知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罪之師反  
為報施疇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  
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

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  
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  
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無  
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  
故戍者以非其職而怨焉其得罪於民又  
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以此夫

庚寅 二十年歲凶

辛卯 二十有一年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

岐以東歸于王

本紀曰秦文公十六年以岐兵伐戎戎敗走  
是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

王  
本  
...

蔡戴侯薨在位十年子考父嗣是為宣侯

壬辰二十有二年蔡宣侯元年王室衰微諸侯背叛詳語

詩王風兔爰及葛藟篇

朱傳曰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兔爰也○又曰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葛藟以自嘆也

癸巳二十有二年宋武公薨在位十八年子力嗣是為宣公

甲午二十有四年宋宣公元年宗周宮室圯詩人作黍

離語詳詩王風黍離篇

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春秋作○朱子曰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乙未二十有五年晉文侯薨在位十五年子伯嗣是為昭侯

秦初有三族之罪

畿內大夫久役于外語詳詩王風君子于役篇

丙申二十有六年晉昭侯元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

曲沃

左氏曰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陳文公薨在位十年子鮑嗣是為桓公

丁酉二十有七年陳桓公元年鄭武公薨在位二十七年子寤

生嗣是為莊公

戊戌二十八年鄭莊公元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

左氏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

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前編曰莊公初意本美然不能處之祭仲只論利害不明義禮莊公因此乃有養成其惡之意

庚子三十年楚蚡冒卒弟熊通弒太子而自立是為

武主楚世家曰蚡冒立十七年卒弟熊通弒蚡冒之子而自立是為楚武王

辛丑三十有一年楚武王元年

壬寅三十有二年晉潘父弒其君昭侯納曲沃成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為潘父伏誅昭侯

在位七年遇弒

晉世家曰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好德晉國之眾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在曲沃矣末大不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至是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桓叔欲入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走還歸曲沃晉人共立平為君誅潘父

癸卯三十有三年晉孝侯元年

丙午三十有六年衛莊公薨在位十二年子完嗣

丁未三十有七年衛桓公元年

戊申三十有八年衛公子州吁出奔

左氏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再娶于陳曰厲嬀其嬀戴嬀生桓公完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

胗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母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衛世家曰桓公二年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

庚戌四十年齊莊公薨在位十四年子祿甫嗣是為僖公

晉曲沃成師卒在位十五年子緡代是為曲沃莊伯

辛亥四十有一年齊僖公元年曲沃莊伯元年

子<sup>年</sup>四十有二年宋宣公薨在位十年舍其子與夷

立其弟和是為穆公

燕鄭侯薨在位三十六年子嗣是為穆侯

丁巳四十有七年晉曲沃緡入翼弑其君孝侯國

人逐之立其君之子郟是為鄂侯孝侯

戊午四十有八年晉鄂侯元年魯初請郊廟之禮

孔子曰我觀周道出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外紀曰初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曰劉原父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角往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於此矣夫惠公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自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史曰秦襄始列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

為夸焉禮記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  
周公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  
之土田陪孰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  
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  
羽數於眾仲周公聞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  
鹽周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  
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  
正於王於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於是乎賜之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  
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况魯行天  
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始問羽數聞何以辭  
備物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于湛露彤弓于

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於兄弟之  
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  
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  
從劉恕倘自史角之事之外別有傳記與明  
堂位合則外記  
豈獨遺佚乎

軒按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蓋嘆魯僭用郊未嘗謂成王賜也其云  
周公衰者嘆其非周公志而神必不歆也  
記禮者乃謂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  
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讀者不察相沿至宋  
程子大儒也亦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况其他乎余觀劉氏外紀及羅氏路  
史知魯惠公請郊乃在平王時王且使史

角止之。而後魯自僭用之耳。夫以平王且不肯輕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余意成王固重報周公之功。必不以僭禮瀆周公也。彼謂為成王賜者。誣亦甚矣。

### 魯惠公薨

惠公在位四十六年

### 國人立其子息姑

是為隱公

左氏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陳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子王子曰：甚矣左氏之好誣也。嬰兒之生，其手安得有四字之文。隱公將遜國焉，而遇弑，無後。其後魯之君大夫皆桓子孫，世為是說。以

小泉未

證仲子之正。桓之嫡而文其弑君之罪。爾左氏不辨其誣而錄之，妄矣。○公羊氏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桓而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穀梁氏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由小道也。若隱公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前編曰：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嫡以其娣姪從。他國亦以娣姪媵焉。所以備內官，防天折。析繁子孫也。故諸侯不再娶。有嫡



立嫡無嫡立庶庶鈞立賢賢鈞立長惠公元  
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  
立者仲子之歸宋武公以夫人嫁之魯惠公  
以夫人逆之天王亦以夫人贈之非正矣於  
公議則非正然隱公則不敢以為非也惟有  
遜國而已矣隱公不敢自以為正攝位君國  
將以予桓菟裘之營未畢而卒遇弒為善罹  
禍此世道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為託始也  
已未  
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齊晉秦楚衛蔡鄭  
曹陳滕杞宋吳邾莒薛許小邾  
見于年表者大  
小九十九國  
前編曰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此後編年紀  
事自有春秋左氏經傳今特舉其事係王室

與關於天下之故者而後書○又曰東遷之  
後諸侯放恣春秋例書卒唯魯書薨蓋削諸  
侯也今不敢違例並皆書某公卒○又曰子  
王子曰書亡然後春秋作履祥謂書終於文  
侯之命平王之初也春秋始於仲子之贈平  
王之末也則平王之世蓋得失盛衰升降之  
會也

軒按書終於文侯之命平王制命之初也  
見其無復讐中興之志春秋始於仲子之  
贈平王弛政之末也見其為滅紀招亂之  
階然則周室之顛覆其失於東遷之計左  
而一時君臣胥偷安  
不振乎吁可慨也

# 春王正月

會編曰按是時天子微弱諸侯放恣賞罰不行故孔子因魯史修春秋以寓王法託始于此年首書春王正月○胡氏曰按左氏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

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

## 三月魯侯及邾儀父盟于蔑

林氏曰此私盟之始

##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寘母姜氏于城穎

左氏曰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

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  
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遂寘姜氏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既而悔之○前編曰按莊公曰制岩邑  
也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莊公其初未有他意也然不爲置良師傅  
是以段之惡日肆而祭仲子封葦交以爲言  
故莊公之私亦日長曰子姑待之曰將自及  
曰可矣莊公於此始有執其罪而取之之意  
意矣甚矣天理之易微而私欲之易長也

秋七月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貽

胡氏曰魯孝公之末出王已爲犬戎所斃惠  
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為於孝公惠公者  
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晚年失  
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於是  
三綱淪九法斃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  
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廢黜  
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賜  
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益  
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於隱公不亦深切著  
明也哉○又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  
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  
之何也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  
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前  
始也故特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也○王前

編曰按左氏傳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此考春秋者所當知也隱傳之誤如仲子之賙子氏之薨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隱妻子氏之薨為仲子故此以仲子為未薨而王賙之其曰不及哀尸謂賙惠公之緩曰豫凶事謂賙仲子之豫也文之四年十有一月成風薨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賙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此例之則歸賙當是惠公仲子俱歿之後其歿在春秋之前左氏蓋誤解矣惠公妻其妾嫡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且魯之於朝聘未數數然也平王將以懷魯而行此不正之禮其後隱弑桓篡桓之子孫又自相攘奪者終春秋之世焉平王在位五十年

晚節舉措如此不足以懷魯而祇以敗王法成魯禍王室其有不衰乎然則王之正之將如何曰隱公上不敢違其父下不敢廢其弟而自以為攝天子於是錫命焉則其受天子之命為諸侯也隱定而桓之逆謀弭矣此所以正王法而懷諸侯也隱於王室多曠禮雖諸侯放恣積習之弊或者亦有憾於斯乎莊篇之缺當別言之於後

### 九月魯及宋人盟于宿

林氏曰魯宋宿三国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胡氏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與國宿亦與焉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

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後其事。大史藏其約。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凡書盟惡之也。

### 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 冬十二月祭伯如魯

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氏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

弗與朝也。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林氏曰：此私交之始。○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柱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籜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徹之於宣武，昭緯之於函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 庚申五十年春魯侯會戎于潛

林氏曰：此外交之始。是故會戎于潛。春秋之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終始。

也○胡氏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  
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  
各安其所也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  
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  
諸夏位諸侯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  
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知內外  
之旨明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  
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 鄭伯迎其母姜氏于城穎

左氏曰穎考叔為穎谷對人聞莊公之悔有  
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

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  
繫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  
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  
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姜出遂為母子  
如初○呂氏曰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出  
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苟以人力  
勝之及力既窮未有不復其初者子之於父  
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  
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囚之城穎絕滅天理  
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  
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是悔果安從而生  
哉一朝之忿若可以勝天忿心稍衰愛親之  
念油然而不能已考叔特迎其端而發之耳  
愛其母者莊公考叔同一心也其啜羹舍肉

皆天理之發見故不下席之間同滔天之惡  
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  
不得其用乃曲為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  
於文過歸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  
以人欲蔽之可勝嘆哉故開莊公之天理者  
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  
公幸而遇孔孟擴其天理而大之豈止為鄭  
之莊公哉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  
及莊公○子王子曰鄭伯意雖悔而畏及泉  
之誓考叔意雖美而為闕地之迂古人重盟  
誓其流乃若此  
之悖且愚乎

###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林氏曰此入國之始○胡氏曰左氏曰莒子  
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  
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  
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  
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  
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  
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  
矣

### 秋八月庚辰魯侯及戎盟于唐

林氏曰此盟戎之始○胡氏曰按費誓稱淮  
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

郊者也。春秋謹華夷之辨，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軟血約盟，非義矣。故盟而書曰：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唐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而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無及。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 十二月鄭人伐衛

林氏曰：征伐天子之權，此諸侯專征伐之始也。○胡氏曰：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麻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曰滅，詭道而勝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

### 辛酉 五十一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林氏曰：日月交會于朔，有食之則食，未有非交會而食者也。此不書朔，官失之也。○胡氏曰：日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



表而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春秋必書，所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 三月庚戌王崩孫林踐位是為桓王

左氏曰：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林氏曰：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以遠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赴日者，卽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胡氏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

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詐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自見矣。

### 夏四月尹氏卒

公羊氏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氏何賤也。何為賤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氏曰：尹氏，天子之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是書者，志世卿非禮為也。後鑒也。

秋武氏如魯求賻

胡氏曰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前編曰平王於魯猶歸仲子之賵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於報施之禮且猶不可况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求在周為屑然魯之不臣甚矣

鄭祭足帥師入寇

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孤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呂氏曰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序平王莊公之事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大矣然周亦不能無罪焉鄭伯為周卿士君之於臣賢則用不賢則去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鈞體敵周與鄭等諸侯耳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

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

八月宋穆公卒。九年立宣公之子與夷。是為殤公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馮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公羊氏

曰：君子之居正，宋之禍宣公為大也。

### 冬十一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曰：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林氏曰：石門，齊地。此特相盟之始。○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胡氏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故凡書盟者，惡之也。○前

編曰按春秋之初齊僖公小伯鄭內叛王而  
外挾之以合諸侯二國蓋相為用也齊自盟  
石門成三國會中兵伐宋又與鄭入郟入許  
會魯陳鄭以成宋亂與衛晉命與鄭謀紀與  
鄭伐衛盟向又與之戰魯與之盟惡曹與宋  
衛燕伐魯國語稱為小伯鄭自平王之末即  
以王師伐衛討公孫滑之亂桓公立四年而  
始朝六年以齊人朝王七年以王命伐宋以  
王命告諸侯取三師入郟討違王命九年成  
宋亂皆與齊僖相出入王奪其政而縞葛之  
矢中天子之肩矣故齊  
鄭之始盟春秋夏之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一

